

從棲蘭到草山 重燃希望之火

文 / 黃榮村

——十七年前深秋初次造訪哈佛大學——學，一眼就看到波士頓環球報的頭條標題「最後一片葉子懸盪在樹上」(The last leaf lingering on the tree)，配上一幅即將凋零的葉子似在風中做好告別的姿勢。過幾年到維也納，一翻開報紙，頭條報導的是「小澤征爾到城?整茫F!」這是一種城市的風格，一片葉子、一位指揮家，都是這些城市敘說理念舖陳故事的頭條題材。

理念與行動 塑造城市風格

我們不免會羨慕這種境界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城市與社會展現的風格其實是一種結果，兩個城市都是知識分子聚集之地，長期在理念與行動上的經營，匯聚成一種傳統表現出特殊的風格。

回看台灣，這裡也曾是知識分子在苦難中發聲與行動的平台。我們也曾塑造出一種，以為可以長長久久流傳下去的風格。但曾幾何時，大家都在問說「知

識分子都到哪裡了？」這種質疑對台灣社會，一個在這麼短期間內經歷這麼多民主政治變革的社會，是一項致命的根本問題！

棲蘭再見 草山再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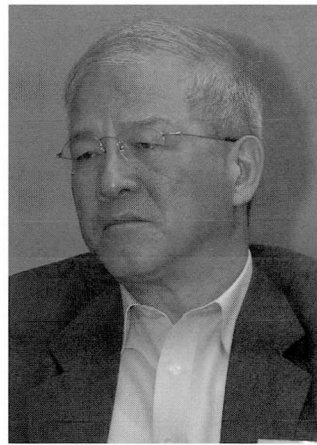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幾年前宜蘭棲蘭山莊的聚會，是時報文教基金會與余範英董事長心中永遠的鄉愁，返鄉的路可以更短，去年底籌辦草山會談，邀集了十九位朋友來



◆黃榮村/中國醫藥大學校長



◆朱雲鵬/行政院政務委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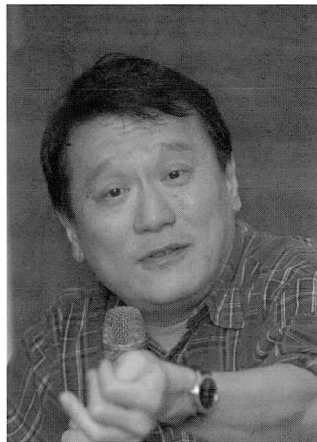
◆鄭瑞城/教育部部長



◆陳添枝/經建會主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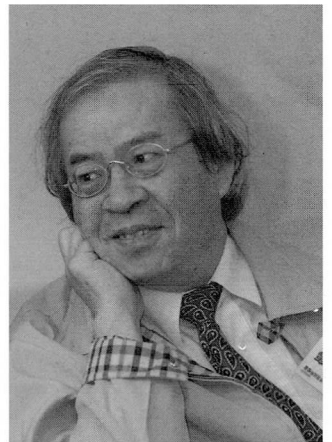
◆陳芳明/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



◆朱敬一/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



◆江宜樺/行政院研考會主委



◆南方朔/政治評論家

「盍各言爾志」，一方面有回應「知識分子不見了？」的味道，另一方面則是探討知識文化圈能扮演多大的社會智庫功能。在會談中，大家的心情是期望多於譴責，希望民進黨執政能回復解嚴前的民間理想，重現黨外精神，不要再繼續沈淪；在野的國民黨要揮別歷史、洗面革新。更多的時間則在期許，社會各項正在擴大中的差距得以消弭，不要製造偏狹的假議題，國家領導應該開大門、走大路，讓國家競爭力得以真正提昇。更期待能建立優質多元的社會，讓教育文化開始有座標，從政治中脫身，走出一條能夠豐富心靈的活路。

從政治脫身 走出豐富心靈的路

草山會談彙整出版之時，正逢立委選舉，我們好像在選後的前幾天，看到執政的民進黨誠懇的向全國人民致歉，也看到國民黨抱持戒慎恐懼的心情。祇不過，不知他們這種正確的姿態，能夠維持多久？我們關心的不祇是這種姿態是否能維持到總統大選，更在意的是長遠的未來！我們關心的是台灣社會除了勝負之外，難道就沒其他道理值得講？

愛爾蘭詩人葉慈（W. B. Yeats）是台灣知識分子該深入瞭解的人。他在年輕時候即預感到愛爾蘭即將來臨的困頓，寫了「給未來歲月的愛爾蘭」；經歷恐懼的歲月，他又寫下「再度降臨」，戰慄的是更可怕的未來。當年華老去，開始在火爐旁打盹，他在恍惚中看到的是



◆十九位專家學者針對台灣社會的社會發展與變遷，從不同角度切入提出看法。

愛的容顏在群山繁星之中隱藏。

但是在不同時代、不同發展之下的國家，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見證台灣。我們大部分不必是詩人，所處的也不是過去苦難的愛爾蘭，也許可以幸運的不必如此不安轉趨深沈，但是我們還有一大堆應該做的事，如何趁大局還沒真正轉壞，在還來得及的時候，多做點事

情，期待下一個世代民主、多元、公義與永續的大台灣，將台灣放回兩岸、亞洲與世界，看向台灣的大未來，啟動各層次的良性對話，走出一條活路，以免路愈走愈窄，愈走愈險。

專業與熱情 提升高度與視野

草山會談之後，社會各界的回應指



出，台灣的知識分子不再祇是傳統上所認知的理念型與批判型而已，有愈來愈多的人以行動展現，投入社會，從事社區營造、環境改善、SARS與災後重建，以及各類教育文化與弱勢的關懷。

這正是台灣社會火苗未熄，期待熊熊大火的基礎。但是，我們若能及早營造出良好的氛圍，這股推動台灣社會往上

提昇的希望之火，可以燒得更早、燒得更旺！知識分子應善用其專業與熱情，積極研議各類事關重大議題的分析觀點與解決方案，甚至帶領風潮，讓國家發展能因此提昇知性與道德的高度與視野，更要給下一代接棒的年輕人留下啟示錄（祇要他們願意）。

這是台灣當代知識分子不可逃避的責

任，也是該再度奮起的時候了，希望到了我們開始會打盹的年紀時，看到的是愛的容顏在山頂、在雲間，如煙火一般的燦爛。

（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校長）